

藏语研究文论

◆ 胡坦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张 羽 新

藏 语 研 究 文 论

胡 坦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回责任编辑:永红 回封面设计:李建雄 回版式设计:天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语研究文论/胡坦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中国藏学文库)

ISBN 7-80057-583-7

I. 藏... II. 胡... III. 藏语—文集 IV. H2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993 号

藏语研究文论

胡 坦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625 字数:551千

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7-80057-583-7/H·4

定价:32.00元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前 言

藏族语言，源远流长，追本溯源，与汉族语言乃同根所生。由于分化久远，分歧日大，如今均已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汉藏语系。今日之藏汉语言除基本语汇中还有些同源词依稀可辨外，语言结构已变得“面目全非”，可谓兄弟之间“相见不相识”了。

藏族文字，据传创制于松赞干布时代，距今已有 1300 余年的历史。藏族的先贤以其独特的智慧在文字的选用上没有走表形、表意的老路，而是参照古代印度表音的字母系统，根据藏语的实际加以改造，制订了一套基本上反映当时藏语语音面貌的拼音文字。在长期使用中几经改革，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第一套比较完备的拼音文字。

藏语文研究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卓越的成就。例如藏文字母系统的创制和改革本身就说明早期的藏族学者们已对自己的语言，特别是语音系统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他们没有照搬别人的全套字母系统，而是依据自己语言的特点，取己所有，去己所无，并增添新字母表达自己独有的音位。这种创造性的改造工程，没有对藏语语音系统的全面分析是不可能做到的。又据后世藏文史书记载，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在设计藏

文字母的同时，还对藏语的语法特征做了细致的分析，撰写了八篇有关正音、正字和文法的论著，可惜大部散失，流传至今的只有两篇，一为《授记根本三十颂》，一为《授记性入法》，亦称《音势论》。这两篇以偈颂体写出的论著便成为藏语语音学和文法学的奠基之作。后代藏族学者多以此为本来加以解释和发挥，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被列为传统藏学“五明”中的一“明”，通称“声明”。此后在词汇规范、词义诠释和辞典编纂方面也都有所建树。这些都是我国语言学史上—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我国学者在继承传统“声明”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近代语言学的新成就，在藏语文研究领域有了更深、更广的拓展。由传统语言学进入了现代语言学时代。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藏语文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0年代藏汉学者通力合作对藏语的现状、方言的分布以及结构的异同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家底，进而使现代藏语的共时描写取得长足的进展。此后几十年，调查研究向纵深发展，从现代到古代，从共时到历时，从语音、词汇到语法，从语言本体研究到语言应用研究，可以说，现在藏语文研究在中国已步入一个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新阶段。

作者正是从5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主修藏语，在于道泉教授、马学良教授和几位尊敬的藏族学者的耐心培育下毕业留校，一方面任教，一方面继续学习藏语文，并逐渐进入藏语研究的领域。正如老话所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50年过去，—支拙笔留下了非常有限的成果。在即将退出这一研究领域之际，承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学出版

社不吝纸张，愿将这有数的几篇文章汇集成册，作为新中国培养下成长的一个藏语文工作者的历史足迹留与后人评说。其中若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完全是“踏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而任何谬误之处，完全是作者学业不精、才疏学浅所致。

20世纪已经过去，新千年、新世纪已然来临。新中国新一代藏学工作者正在成长，藏语文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藏语研究必然永无止境。我们相信，中国的藏语文研究领域定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胡 坦

目 录

前言	1
一 通 论	1
藏语	3
藏语文研究	112
藏族语言文字的现状与展望	144
国外藏语语法研究述评	151
二 语 音	163
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	165
有声调藏语和无声调藏语之比较	209
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	234
论藏语韵尾的隐现	257
略谈规则与例外	277
三 词 汇	289
藏语中的随欲名和随立名	291
藏语并列复合词的一些特征	302
藏语时间词探源	314

藏语科技术语的创造与西藏现代化建设	331
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与标准化问题	340
从化学元素藏文命名看藏语音译术语的特点	349
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	355
四 语 法	373
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	375
论藏语比较句	408
藏语动词的名词化	428
拉萨藏语中的“是”字句	454
藏语存在句	474
藏语中的名·动组合	505
藏语语序及其变异	520
藏语句子主语的隐现	545
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	561
五 附 录	579
哈尼语元音的松紧	581
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	613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Their Languages	652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Tibetan	664
Comment: Language Rights and Language Policies	681
Recherches sur les Tons du Tibetain (Dialecte de Lhasa)	685
音标和转写符号	739



一通论



藏 语

藏语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有较早的文字记录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藏文大约创始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一千多年来，藏族运用这套文字大量从事翻译和著述，积累了浩瀚的文献典籍，为今日研究古代藏族语言和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第二，藏文是一种较好的拼音文字，它大体上反映出创造文字时代的藏语语音面貌。以此为出发点，无论是上推古音，还是下及今音或者横向比较，都比非拼音文字（如汉字之于汉语）方便可靠。第三，藏语有丰富的方言材料。藏族分布辽阔，长期以来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方言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料，深入发掘活的方言有助于探求语言发展的历史。总之，从事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藏语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之一。

一 概 况

（一）藏族和藏语

1. 藏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

文化独特的民族之一，据 1990 年统计，有 4,593,330 人，主要分布在平均海拔 4000 余米的“世界屋脊”、辽阔的青藏高原之上；西起克什米尔，东至松潘盆地，南及喜马拉雅山麓，北达祁连山下。以行政区划而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此外，在毗邻我国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如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也有藏族聚居区。

2. 藏族自称 བོད་, 古音读作 *bod^①, 今音因地而异：拉萨地区读作 [phø²¹³²], 四川德格地区读作 [pø²³¹], 甘肃地区读作 [wot] 或 [wol]。བོད་ (bod) 字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指地名，一说指“农业”（与 འབྲོག་, fibrog 相对）。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 བོད་ (bod) 源于 བོན་ (bon)。བོན་ (bon) 是古

① 本文所用的藏文转写符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文研究室设计的。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ka	kha	ga	ŋa	tʃa	tʃha	dʒa	na
ཏ	ཐ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ta	tha	da	na	pa	pha	ba	ma
ཚ	ཛ	ང	ལ	ཞ	ཟ	ར	ལ
tʃa	tʃha	dʒa	wa	ʒa	ʒa	fia	ja
ར	ལ	ཤ	ས	ཏ	ཨ		
ra	la	ca	sa	ha	(?) a		
ཨ	ུ	ེ	ོ				
i	u	e	o				

代藏族信奉的一种宗教（“本教”）的名称。bod 和 bon 二音相近，古藏文中韵尾 -d 和 -n 常常互换，如 tched po ~ tchen po “大”。从习俗上看，一个古代民族用自己普遍信奉的宗教作为族名也不无可能。

其他民族对藏族的称谓大抵同藏族自称 bod 字有关。例如秦汉时代的汉文典籍中常将青藏高原上的各族统称为“羌”，而群羌之中，“发羌”被视为藏族之先民（或先民之一支）。按“发”字，方伐切，古无轻唇音，读若“拨”，与 bod 通。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蕃”字的一种读法为补过切，实际上也是 bod 字之对音。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还曾用过“西蕃”、“土蕃”、“土波”、“土钵”、“图白忒”、“土伯特”、“铁不得”等称谓，而其中的“波”、“钵”、“白忒”、“伯特”、“不得”等也都是 bod 音之不同用字。北方和西北一些民族称藏族为 tüpüt（突厥）、tuput（蒙古）、tubut（满）等均与“吐蕃”二字相关。甚至远道跋涉来唐经商的阿拉伯人也带走“吐蕃”（tubat, tibat, tabat）一词，传入欧洲，衍变为今日法语之 tibét，英德语之 Tibet 等。^①

以“藏”字指称藏族是很晚的事，大约始于清末民初。元、明二代曾有“乌斯藏”之记载，不过这里的“藏”字专指后藏地区（“乌斯”指前藏）。清朝设置驻藏大臣时，“藏”字已扩大指整个西藏地区。民国初年，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共

^① 参阅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江慰庐《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西藏研究》1982，1。任乃强 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一）”，《西藏研究》1982，1。佐藤长：《关于“吐蕃”“羊同”等的名称》，《东洋史研究》1976。普日科：《“蕃”——呼喊的民族》，《西藏研究》1988，3。

和”。大约在这时，“藏”字才正式用来泛指整个藏族。“藏”这个字取自雅鲁藏布江名中之一音。这条大河横穿西藏全境。源头在西藏南部杰马央宗冰川，向东奔流，上游叫马泉河^①，流至后藏一带，称“藏布”^②，到山南雅隆始称“雅鲁藏布”，^③再向东流，至墨脱县，急转南下，经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至孟加拉注入印度洋。雅鲁藏布江流域乃是藏民族的摇篮，藏族文明的发祥地，取其一音指称整个民族，是颇具象征意味的。

3. 藏族基本上是个单语民族，绝大多数居民以藏语为惟一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只在城区、民族杂居区和民族交界处有操双语的人。^④ 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文化教育的普及，现代交通网的建立，民族间频繁的交往，长期的封闭状态逐渐打破，兼通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的人也日益增多。尽管如此，藏族人口中单语人仍多于双语人。藏语内部，由于历史原因，方言分歧较大，有些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现代藏语一般分为三大方言：一是以西藏自治区为中心的卫藏方言；二是以川滇藏区为中心的康方言；三是以甘青藏区为中心的安多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属有声调方言，安多方言属无声调方言。这在汉藏语系里是比较特殊的。^⑤ 目前，三大方言各据一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个方言在使用范

① 马泉河，藏文作 རྩ་མོ་ཚོག་ཁ་འབྲུག་, rta mtchog kha fibab。

② 藏布，江河，藏文作 གཙམ་པོ་, gtsaŋ po。

③ 雅鲁藏布江，藏文作 ཡར་ལྷུང་ལྷ་གཙམ་པོ་, jar kluŋs gtsaŋ po。

④ 如拉萨、康定等地。

⑤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词研究》，《民族语文》1980，1。

围和威望上占有明显优势。因此，迄今为止藏语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族公认的口头标准语。人们写的是统一的文字，说的是各自的方言。

（二）藏文的创制和书面语的建立

1. 藏语口语虽然分歧很大，书面语却相当统一，这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藏族文字产生较早，距今约有 1300 余年的历史。据藏文史书记载，^① 松赞干布（？—650）即位之前，吐蕃尚无文字，境内居住着十余个部族，分布广阔，长期纷争不已。^② 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当政后，先后降服了工堡、娘堡、达堡、苏毗和羊同诸部，建立起西藏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以及长期征战过程中，松赞干布深感无文字之苦，遂决定派大臣图弥（图弥三菩札，ཐོག་མེད་མཚན་མོ་ནོན་པོ་）等人，^③ 携带重金，前往天竺和西域诸国，修习佛法和声明之学。图弥三菩札学成返藏，依据梵文的一些字母体系，结合藏语实际，创制了藏文，并用它写下了八部字书和声律，翻译出几部佛教经典，后世誉为藏文“字圣”。此类记载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却有一点值得肯定，即藏文的产生跟古代藏族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推动了文字的创制，文字的创制又促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

^① 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玛尼全集》、《布敦教史》、《红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贤者喜筵》、《白史》等。

^② 《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③ 图弥，又译屯米（thon mi）意为“屯”地人，又称阿努布（a nufi bu），意为“阿努之子”，三菩札（sambhota）为梵文，意为“好藏人”。《王部遗教》说图弥的名字叫“正多列”brin to re）。

2. 现存最早时期的藏文文献多属八九世纪的遗物，通称“吐蕃文献”，包括木简木牍、纸卷皮卷、金铭石刻等，内容以会盟祭祀、记功述德、历史文书和佛教经典居多。例如矗立在拉萨布达拉山前的“外碑”（763年）和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长庆会盟碑（823年）以及敦煌石室发现的大批藏文手卷和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等等。^① 这一时期的藏文有许多特点不同于现代藏文，主要表现在：1) 正字法尚未定型，异体字较多。这是古代文字初创时期难于避免的现象。例如藏文清音送气和不送气字母的混用：

ཁོལ	khol	~	ཀོལ	kol	‘奴’
ཚུང	tehuŋ	~	ཚུང	təuŋ	‘小’
ཐབས	thabs	~	ཏབས	tabs	‘方法’
ཕོད	phod	~	ཕོད	pod	‘敢’
ཚེ	tshe	~	ཙེ	tse	‘寿’

韵尾 $\text{ŋ} (-n)$ 和 $\text{d} (-d)$ 经常互换：

ཚེན་པོ་	tehen po	~	ཚེད་པོ་	tshed po	‘大’
བཙན་པོ་	btsan po	~	བཙད་པོ་	btsad po	‘赞普’

2) 古代藏文中有一些特殊符号和拼写形式。例如元音 $\text{~} (i)$ 的反书形式 $\text{~} (\bar{i})$ ；复辅音韵尾 $-\text{ལད} (-ld)$ 、 $-\text{ནད} (-nd)$ 、 $-\text{རད} (-rd)$ 以及单根基字垫音等等。这些形式现

^①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李方柱、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史语所专刊 91，1987。M.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tford, 1985。